

【兵不在多，贵于精，精兵强将，国之脊梁。】

JINGBING

精兵



生死攸关的战场上，谁都想活下去，
只有兵之精英才能比敌人活得时间长！

孙勇★作品

中国文联出版社

孙勇★作品

铸精



兵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兵/孙勇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 - 7 - 5059 - 6339 - 9

I. 精… II. 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7901 号

书 名	精 兵
作 者	孙 勇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010 - 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周小丽
责任印制	焉松杰 周小丽
印 刷	北京洪美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8
插 页	1 页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59 - 6339 - 9
定 价	32.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序

——采访笔记

采访王志刚的那天，正赶上下大雨。这位五十多岁的朴实农民，正好因下雨无法下地做农活，便接受了我的采访。他用粗糙的大手卷上了一支旱烟，先是静静地吸了几口，然后和我讲起了有些久远的军旅岁月。

他抬手掀起了衣服，让我看到了后背上如茶碗大小的大口径枪弹穿透伤疤，又扯起裤管让我看到腿上的几处弹片伤，然后抽了口烟，说：“枪炮声都连成了一片了，那炮弹就在我们身边炸响，被炸起的冻土比石头还硬，不停地往我们身上落着。那子弹就像雨点一样，压制得我们无法抬头，我们手里拿着枪心里像着火一样地急，就想往上冲。后来我们反攻的时候，咱们这边的炮就响了，好几个炮团齐射，一下子就把对方给压过去了。冲锋的时候班长一直让我跟在他的身后，我是亲眼看着他倒下去的……”说到这里王志刚停顿了一下儿，充满激情的眼神中，又流露出一丝伤感。

“这场仗很小，也没打多久，很快就结束了。”王志刚说着又吸了一口烟，然后说：“1968年，我们入伍到白山县A1师的，有一百零八个新兵，好像有一半的我的同年兵都参加了那次小型的战斗。四十年过去了，当年一起入伍的一百零八人，现在只有一个人还留在部队工作，听说现在他已经是将军了。当年的他，在执行各种艰难险重任务时都是一把好手呀，绝对是我们侦察兵中的这个……”王志刚说到这里竖起了大拇指。

这时摆放在外屋的电视机，正在播放关于汶川地震的新闻。王志刚伸头看着，说：“看了吧，现在的军人和我们那时候一样，哪里人民有困难，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冲向哪儿。”

电视中的新闻画面，几百名空降兵，正从五千多米的高空跳向重灾区。老王把手里的烟扔在地上，脸上的表情也庄重起来，他又说：“你看，中国军人，好样的！咱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强盛的军队，中国人的脊梁是垮不了的！”

新闻画面，有一位中将军衔的将军，正站在雨中的废墟上，指挥着战士们抢救受灾群众。没想到这个画面让王志刚激动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紧走了几步来到外屋，把脸紧紧地凑到电视机前看了几眼后，忙回头对我说：“你看，就是他，他就是我的战友。我们有四十年没见了，但我还是一眼能认出他。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他也到受灾一线了。”

王志刚说着，在电视机前，呈立定姿势站好，向着正在救灾一线的将军敬礼。

那天王志刚留我在他家吃饭，我们二人还喝了一瓶白酒。火辣飘香的烈酒下肚之后，脸色通红的王志刚讲起他们当年的军旅故事，更加得激情澎湃。竟然跑到院子里，扯着嗓子大声唱起了让他一生难忘的《军歌》。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王志刚的歌声在夜色下的乡村里久久回荡。歌声停下的时候，王志刚的脸上有泪水滑落。

我的情绪也被朴实真挚的老王所感染。真诚地谨以此文，向汶川受苦受难的同胞送去祝福，向战斗在受灾一线的战友们，致以崇高的军礼！

目录

序	1
第一章 第一滴血	1
第二章 致命枪伤	15
第三章 花皮鬼脸	29
第四章 永失我爱	43
第五章 虎落平川	57
第六章 夜探鬼屋	71
第七章 秘密行动	85
第八章 特务迷城	99
第九章 目标转移	113
第十章 捕鱼计划	127
第十一章 猪倌状元	141
第十二章 暗室标枪	155
第十三章 古彩戏法	169
第十四章 突发事件	183
第十五章 退伍返乡	199
第十六章 敌后侦察	213
第十七章 临危授命	229
第十八章 集结部队	241
第十九章 失落番营	253
第二十章 战争序幕	267



精兵

第一章 第一滴血

兵不在多，贵于精，精兵强将，国之脊梁。
激情燃烧，历经战火方显男儿本色。
热血纵横，并肩战斗成就生死兄弟。



初春的寒风依然凛冽，但是强劲吹过的急风，并没有吹散乌苏里江上浓重的硝烟味儿。原本光滑洁净的冰面上，此时已经被重炮与流弹撞击得坑洼不平，锋利无比的碎冰棱在江面上散落得到处都是，并在惨淡的阳光下发出晶莹的光。

如炒黄豆般急密的枪声连成了一片，子弹在寒风中飞快地掠过，发出恐怖凄人的鸣叫。仿佛在雪野上寻找着每一个鲜活的生命，并要急切地转动着钻入体内，在血肉中翻滚击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飘有鲜艳五星红旗的江对岸却一片寂静，没有一声枪响。然而这样的寂静与沉默是可怕的，正如冰封的江面下，那奔腾涌动的暗流，迸发着强大澎湃的力量，在无声的怒吼与咆哮，随时都会从深厚的冰层下纵身挺起，把飓风般强大的能量进行突如其来的释放。

沉默的江岸上白雪皑皑，在深厚的积雪下面，坑道与掩体纵横交错。工事内蹲满了穿着白色披风的战士们，钢盔上的红星在积雪的映衬下，显得更加鲜亮无比。战士手里都紧紧地握着刚刚配发的56—1式冲锋枪，此刻他们听着头顶上呼啸而过的流弹，脸上都挂满了焦虑。已经把全身神经都绷紧的战士们不明白，为什么上级还不下达冲锋命令，这等待的滋味实在是太难受了，漫长的时间就像是凝固了一样。

一师师长赵家山是这次自卫还击作战的前沿总指挥，自从他带着从全区部队抽调上来的三个加强侦察连，进驻到这江岸边以后，他手里的望远镜就基本上没有放下过，锐利的目光在0.74平方公里的江心岛上不停地扫描。战火与翻滚飘散的黑烟，就仿佛在心肺里燃烧，熏烤得他透不过气来。此刻赵家山的心情，比等待命令的战士们还要急。他感觉现在的状态，就像是硬弓已经拉开，利箭已经搭上弦，随时都会在得到命令的瞬间发射出去。

“滴铃……”赵家山身后桌子上那部红色电话急促地叫响了，站在桌子旁边的作战参谋们，一看是红色专线电话，谁也没有敢接这个电话，而是都把目光投向了赵家山。原本脸就黑的赵家山由于心情的原因，脸色显得更加阴郁，他

赵家山踩过摔碎的水杯，走到地图前转回身来大声说：“传我命令！九时起，调集守备师炮兵203团与炮兵405团，用130加农火炮，统一作标，统一方位，对江心岛进行十分钟全团齐射火力覆盖，娘的，我非得出这口恶气！到我的家门口来拆门楼儿，真是反了天了！”赵家山说完后，又拿起了他的望远镜。

就在赵家山部署战斗的时候，三支抽调上来的侦察连，也在紧张地进行检查装备与战前动员。此次参战的一号连队，是赵家山自己一师的直属侦察连，连长黄国强是山西人，长得人高马大，一说话就带股酸醋味儿。他弯着腰走在坑道里，认真仔细地检查每名战士身上的装具与弹药，并不时地叮嘱几句。

黄国强检查完一遍后，然后把后背靠到坑道的墙壁上，对着所有战士说：“同志们，刚刚收到命令，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我希望全连所有战士，都要英勇顽强，给向我们挑衅的人有力地还击。还有就是，此次我们师长是战斗的总指挥，咱们又是这次战斗的一号连队，决不能给咱师长丢脸呀。同志们一定要打好，有没有信心？”

“有！”全连的战士齐声回答。

黄国强又说：“听我命令！打开保险，子弹上膛！”

“哗——拉！”所有的枪栓同时都拉动并复位。接下来坑道里又恢复了寂静，看来这漫长的等待马上就要结束了。

一班长赵大富转头看了看紧挨在自己身边的全班战士，用他浓浓的四川腔普通话说：“记住我说过的话，要注意掩护，一定要冷静，不要盲目地开枪。”赵大富说完了，又问紧挨着自己的新兵方天勇：“害怕吗？”

方天勇是入伍刚满一年的山东兵，棱角分明的脸上还有一丝稚气。他看班长问自己，忙用力地摇晃脑袋，使劲儿地往上挑着两道剑眉。赵大富没有说话，只是淡淡地笑着，向方天勇挥了一下紧握的拳头。赵大富是方天勇的新兵班长，在新兵营训练时他就发现方天勇在做各种器械和障碍时，身体明显比别的新兵灵活。后来他又发现方天勇手指外关节上，有一层长期打沙袋而留下的老茧。这名很有经验的老侦察兵便马上明白，这个新兵一定是有来头的。赵大富跟谁也没说这个发现，新兵结束分班的时候，他直接就把方天勇留在身边，带回到了自己所属的师直侦察连。

一声怒吼从遥远的天际传来，那是上百发炮弹与空气磨擦后，同时发出的尖利鸣声。坑道中的战士们听到空中的吼叫声后，枪在手中握得更紧了，他们

知道在隆隆的巨响过后，冲出去的时刻就要到了。

巨大的烟柱在赵家山的望远镜中腾起，他阴着脸说：“打伤我边防巡逻队，数次踏上我们的国土，老虎不发威你还真当我是病猫呀，打得好！传我命令，告诉炮兵团给我用力轰，那是咱家的土地，咱自己说了算！想怎么炸就怎么炸。”赵家山刚说完，忽然通过望远镜透过黑色的烟雾，看到对岸派出了四辆T-62坦克驶向了江心岛，在坦克的后面是黑压压的士兵。赵家山又大声说：“通知所有参战部队的反坦人员，对面开来的那些破铁家伙，给他们留下，然后送到北京展览，让全国人民看看。哼，听到这边不放枪，他还真他娘的长了个鸟脸了！”

指挥部里的所有的作战参谋人员，都在紧张地忙碌着，在把不同的命令通知参战部队的同时，也把最新的战报及时地传向了后方。

赵家山又狠狠地说：“通知三支尖刀连队，以正三角战斗队形开始登岛！顺便告诉那三个连长，我要求在十二点之前，给我赶走所有非法上岛的外来人员。”这三支连队为了此次战斗，把人员都增加到了过百人，是平时人员的近一倍多，是实实在在的加强连。三支连队虽然分别来自不同的集团军，但是他们都是各自部队中的精兵强将。所以他们对赵家山来说，就像握在手里的三把利剑。

战炮隆隆，让大地剧烈颤动，坑道上面不时有积雪被震落下来，落到战士们们的钢盔上。

随着空中急速攀升的三颗白光信号弹，连长黄国强弯着腰从坑道的另一头飞快地跑过来，背着电台的报话兵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黄国强边跑边喊：“全连注意！二排在左三排在右，进行交叉掩护，一排跟我上！”连长黄国强叫喊着转出坑道，冲到了雪野之上，战士们紧随其后也都冲了出去。

连成片的白色披风如同雪崩一样，在冰封的江面上急速地越过，很快就冲上了硝烟弥漫的江心岛。小岛上已经被战火烧焦，无数个弹坑紧密地排列着。此时强大的炮火还在猛烈地往前推进，把对方的坦克与步兵都裹在了烟雾之中。冲上岛的战士们，快速占据有利地形，并形成了扇面半包围状态。就像约定好了一样，所有战士刚刚进入战斗状态，密集的炮火就全面停止了。对方的坦克与步兵，可能没有想到寂静的对方会这么快做出战斗反应，他们一看炮火停了，原本已经退回到对岸又开始接着往岛上推进，并向着江对岸毫无目标地胡乱放枪开炮。

连长黄国强飞快地翻身，跳进了一班长赵大富的弹坑里，望着又卷土重来

的T-62坦克有些兴奋地小声说：“大富呀，快把火箭筒给我，刚才咱们师长下命令了，一定要留个纪念品。我一定要亲手给咱师长打一个。”

赵大富放下枪，伸手从副班长靳立春的手里接过火箭筒，递到了连长的手里，小声说：“连长，你打这个可是得过五连冠的呀，今天玩真的了，可不要掉链子哟。”

连长黄国强只是用鼻子哼了一声，扛起了火箭筒没有再说什么。目标越来越近了，他用尽全力恶狠狠地大喊了一声：“打！”顿时沉默已久的枪都疯狂地叫了起来，子弹如冰雹般向着来犯之敌猛烈地倾泄。黄国强的火箭筒紧紧地锁定目标，并随之移动着。他紧紧咬着牙，脸部的肌肉不停地抽搐跳动着。突然他猛地压下了手指，火箭弹带着一股浓烟飞驰出去，撞击进了转动的链轨之中。随着一声巨响，对方的坦克瘫软在地上了。其他的坦克见情况不妙，都往后退出了一段距离，并不停地开炮轰炸。看来他们对平地突然冒出的强大回击火力，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枪声与爆炸声混成了一片，散碎的冰棱与坚硬的泥块，不停地空中纷飞散落。由于双方刚刚实兵交战，所以火力都十分的凶猛，密集的子弹与弹片，在弥漫着刺鼻烟雾的空气中狂乱飞舞。方天勇打完最后几发子弹，忙把身体快速地缩回到弹坑内，并迅速更换上新弹匣。作为入伍刚满一年的新兵，以前听说过战争多么的激烈与残酷，今天他是真切地领教了。因为就在刚才，已经有十多发疾速飞来的子弹，紧贴着他身体鸣叫着飞过。在那一瞬间，如果方天勇稍稍把身体歪一厘米，炽热的子弹就会急切地钻进他的体内，要么是巨大的疼痛，要么就是在顷刻间离开这个人世，这让他禁不住倒吸了几口凉气。

方天勇把嘴张大深吸了一口气，抬手正了一下头上的钢盔，刚想翻身跃起再趴到弹坑边上，让手里的冲锋枪疯狂地叫响。趴在他身边的新兵刘二宝也收回身子，倚靠在坑道里更换弹匣。这个刘二宝和方天勇是同年入伍的战友，两个人是同乡但不是同村，入伍前他们就是同学加好朋友，这次侦察连为参战扩充兵员，他从一团调进了方天勇的师直侦察队，并分到了一个班内。此时刘二宝的脸上已经沾满了被炮火熏黑的泥土，他咬着牙刚想往外探身子，转头也看到了正在看自己的方天勇，便裂开嘴露出白牙大声说：“哥，这枪响得像炒玉米豆一样哩，真他娘的过瘾呀。”

方天勇冲着刘二宝挥了一下拳头，也大喊：“你注意你的右侧，那里有火力点！”

就在他们二人说话的时候，一发炮弹落在不远处，炸起的泥土散落在他们

的身上。刘二宝把手拢在耳朵上，听到方天勇的话后，忙大声说：“好了，哥，我知道了！”他说完猛地翻身趴在弹坑里，并把冲锋枪往前推了出去。

“呱……”刘二宝的枪刚刚响了几声，忽然停下了。

方天勇跃起来，刚要对准目标开枪，便看到刘二宝手里握着枪，身体已经瘫软在了弹坑边上。方天勇忙向前狠狠地扫射了几枪，抽身回到弹坑里，把刘二宝拖了下来。方天勇用力把刘二宝的身子翻转过来，看到他的脖子里满是鲜血，这是方天勇平生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血，而且还像水一样往地外流淌着。一股无名的火气在方天勇的胸腔里升腾起来，他一边扯开急救包，用纱布捂住刘二宝的脖子，一边转着头大喊：“卫生员！卫生员！他妈的卫生员！在哪呢，快过来呀。”

此时刘二宝疼得浑身不停地抖，双手紧紧地握着方天勇的手，用急促的声音说：“哥……哥，我，我是不是这回完了，回不了家了？我不能和你……一起拔草，放羊了……哥，记着把我……带回家……多烧点……”刘二宝的声音，在枪炮声中显得很微弱，就像狂风巨浪中的小船，随时都会被淹没。

方天勇听到刘二宝这样说，泪水几次欲奔涌而出，可泪腺却像被堵塞住了一样，哭不出来。心也像是被绳子狠狠地勒住，郁闷得透不过气来。他双手用力地抱住刘二宝的脖子，大声说：“你闭嘴！别像个娘们儿似的说这些行吗？你会没事的，卫生员马上就会过来！卫生员！”

卫生员与两名带着担架的救护人员，匍匐着来到方天勇的身边，对刘二宝的脖子进行简单的处理后，然后拖着他紧急地送往江岸上的野战医院。临走时刘二宝又十分留恋地伸手，摸了一下方天勇的手，然后脸色苍白的他把眼睛闭上了，手也无力地垂下去。方天勇蹲立在弹坑中，望着被抬远的兄弟，泪水终于流了下来。这个平时幽默风趣的刘二宝，就这样在顷刻间离开人世了吗？方天勇抬手抹了一把泪水，心里燃起了熊熊怒火。每一名战士只要加入战斗，生命就不再属于自己，这难道就是战争的真谛吗？

“呱……”一排子弹从右前方射来，打进了弹坑边上坚硬的泥土里。几颗突来的子弹就像是一块红布，在愤怒的公牛寻找不到发泄目标的时候，在它面前晃动了一下。方天勇飞快地把枪指向了子弹飞来的方向，用力扣下了扳机。随着枪声响过之后，方天勇清楚地看到，不远处的树丛里有个黑影瘫下去，再也没有起来。就着这个时机，方天勇往前纵身一跃，又跳到了前方几米外的另一处弹坑里。他的身体刚刚落入弹坑，便有一发迫击炮弹在旁边炸响，被高高掀起的泥块散落在他的身上。方天勇此时还不知道，此刻他们师长赵家山的望远

镜正在他的身上聚焦。

方天勇刚才所做的这一系列动作，也都被旁边的班长赵大富看在眼里。那时方天勇也不知道，当他往前方跃进的时候，是赵大富一直在后面对他进行着火力掩护，班里已经有一名战士倒下了，作为班长决不想再有一名战士，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再“挂花”。就在此时，赵大富忽然发现，方天勇又要往前跃进，他马上明白了方天勇是想借机潜入那片树林。可是这个新兵太盲目了，难道没有看清楚在树林里不止那一个火力点吗，那里还有隐藏的重火力呀。赵大富冲着方天勇的背影大喊，可是连成片的枪炮声把这喊声给阻挡住了。

“老赵，那个新兵蛋子是要做什么！”副班长靳立春蹲在赵大富的身后，把弹匣压进枪里大声说。

“他可能是看到二宝挂花，受刺激了！这个新兵不懂得深浅。”赵大富说完便匍匐着爬出了弹坑，趁着爆炸卷起的烟雾，紧跳了几步，跳进了方天勇的弹坑中。

副班长靳立春看到赵大富往前跑，着急地说：“你……老赵！”他刚喊完，忽然发现对方有人正在往瘫痪的坦克上拴钢丝绳。他忙冲着不远处的连长大喊：“连长，连长！他们想把咱们送给师长的礼物拿走！”

现在连长黄国强看到各排都出现了伤亡，正扯开嗓子边骂边开枪。听到靳立春的喊声后，忙跳过几个弹坑来到了靳立春的身边，大声问：“小靳子，你乱嚎什么！给我狠狠地打！”

“连长，你看，他们是想把咱们打残的坦克拉走！”靳立春大声说。

黄国强看着远处的坦克刚想说话，这时有两颗子弹一前一后，分别打在了他的钢盔上。随着清脆的响声两颗子弹滑走，同时他也被这股巨大的撞击力推倒在了弹坑里。黄国强吐掉嘴里的土沫子，说：“没想到，这些不要脸的东西，在别人的家门口还真来劲儿了。”说着，他直起身，对跟过来的通信员说：“通知各排长，一定给我压住那堆破铁，想拖回去没那么容易！”黄国强刚刚说到这里，忽然发现了赵大富的身影，忙问：“哎，他去那边干什么？”

“那个新兵的老乡挂花了，可能是受了点刺激，想要杀敌报仇！老赵过去拦他了。”靳立春说着又扛起了火箭筒。

“扯淡！这是纯扯淡，那片树林里有问题没看出来吗！”连长黄国强话音刚刚落下，右侧的树林里便喷出了两条火蛇，向着一号连队所在阵地疯狂射击。从枪声上可以判断出，那是两挺重机枪。

“看了吧，这帮兔崽子早就埋伏在那里了！快，通信员通知各班排，轻重火

力往那片树林里调，掩护好大富！”黄国强大声喊完了，他也跳越了几个弹坑，试图想靠近赵大富他们的位置。

跳到方天勇身边的赵大富，一把把方天勇按在了弹坑里，大声说：“你想干什么！这样是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方天勇推开赵大富坐起来，睁圆了眼睛大声说：“班长，二宝死了！就是那边开的枪！我……”

“你想去报仇，是吗？这是在打仗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在这个时候一定不要头脑一热就往上冲，这样只会带来更大的牺牲！你懂了吗？”赵大富话音刚落，一排炮弹在弹坑的旁边上炸响，掀起高高的烟雾。赵大富再一次把方天勇扑在了自己的身下，紧接着坚硬的泥块从空中落下，砸在赵大富的后背上。

赵大富抖落身上的泥块，刚把身子从方天勇的身上离开，又听到急密的重机枪响起，赵大富的身体又重重地压在了方天勇的身上。方天勇预感到了可能有什么事情发生，忙用尽全力把班长赵大富从身上推起，就在这时赵大富嘴里猛然喷出一口热乎乎的液体，落在了方天勇的脸上。方天勇顾不上抹一把脸，忙把赵大富放平在弹坑里，此时又有一大口血沫子，从赵大富的嘴里冒出来。方天勇有些慌乱地从身上拿出急救包，扯出了一大团纱布，可是他却找不到赵大富的枪伤在哪里，他着急地叫喊：“班长，你坚持住，你……你一定要坚持住，伤呢，班长你哪里受伤了呀？”

赵大富的嘴里不停地往外涌着血沫子，双眼静静地看着方天勇，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情急之下，方天勇忙把赵大富的上衣扯开，看到黝黑的前胸右侧有一个被烧灼成黑色的细小弹洞，但是这里却并没有鲜血流出。就在这时，连长黄国强像一阵黑风，快速地穿过烟雾跳进了弹坑里。他一眼就看到了赵大富前胸的弹洞，蹿过来有些气愤地推开方天勇，把赵大富从地上翻过来。这时方天勇才发现，赵大富的后背已经被血湿透了。黄国强从腿上抽出匕首，飞快地挑开被血浸透的棉衣。他们惊讶地发现，重机枪子弹从赵大富的右胸钻入后，已经从他的后背钻出，急速旋转的力量把他后背冲击出了一个碗口大的伤口，鲜血不停地往外冒着。

“你他妈的发什么愣呀，纱布！快给我纱布！”黄国强向着方天勇大声叫喊着。

方天勇回过神儿来，忙把手里的纱布递给了黄国强。黄国强一把扯过纱布，捂在了赵大富的后背上，可是血很快又浸透过来。方天勇忙又扯开一个急救包，

拿出纱布递给黄国强。就在这时赵大富浑身抽搐成了一团，黄国强忙把赵大富的身体抱在自己的怀里，用手摸着他的瘦弱的脸，说：“大富呀，大富，你会没事的，我马上就送你去医院，你一定不会有事的。小子，你发什么呆呀，快喊卫生员，叫担架呀！”黄国强红着眼又对方天勇大喊起来。

赵大富脸色惨白，他身上抖动得更厉害了，嘴里血沫子还在往外涌着，他张了张嘴想要说话，可是却发不出声音。

卫生员和担架救护人员匍匐着穿行在弹雨中，艰难地向着黄国强他们这个弹坑靠近。

“班长，班长你可要挺住呀，卫生员马上就到了。”方天勇焦急地握着赵大富的手说。

赵大富缓慢而无力地眨着眼睛，脸上的表情出奇得平静，他静静地望着黄国强，慢慢露出了一丝微笑。他又把目光慢慢转落到方天勇身上，然后用最后的一丝气力，握成拳头在方天勇的面前晃动了一下，然后紧握的拳头展开伸出了三个手指头，最后他把三个手指头，用力地指向了自己的心脏部位，嘴里狠狠地喷出一大口血沫子，全身马上变得无比松软。带有淡淡笑容的脸，在黄国强的怀里低落下来。

“啊——”黄国强张着嘴大叫了一声，可是喊到一半就喊不出声了，张着嘴紧紧地抱紧赵大富，鼻涕伴着眼泪在黄国强沾满黑灰的脸上滴落下来。

方天勇看到班长对自己挥了下拳头，知道他在鼓励自己，可是他最后伸出的三个手指头，紧顶在心脏的位置，是什么意思？方天勇一时想不出答案，只能流着泪紧紧地拉住了赵大富的手，抚摸着他的三根僵硬的手指头。

“啊——”黄国强像是在水下憋了很久，终于吐出了积压在胸腔里的那口气一样，又叫喊出一声来。他抬手轻轻地抱紧赵大富微张的眼睛合上，哭泣着说：“兄弟呀，咱们不是说得好好的吗……年底我送你复员回家，你怎么说走就走呢，你是在咬我的心呀……”

卫生员带着救护人员，终于来到了弹坑里。他们费了好大的力气，才从黄国强紧抱的怀里把赵大富接过来，放到了担架上。

黄国强抬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恢复了一名指挥军官的平静与威严，说：“方天勇！”

方天勇忙把目光从担架上移开，把脸转向黄国强，大声回道：“到！”

“你，现在随着担架一起回后方吧。”黄国强平静地说。

“我……回后方？”方天勇迟疑了一下，马上回过味儿来，大喊，“不！连长

我决不会后退一步！”

“这是命令！你必须给我回去！我认为你现在的情绪十分不利于作战！”黄国强在叫喊的时候，脖子上的青筋直跳。

方天勇知道战场上的命令意味着什么，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下战场，那将会成为他一生的遗憾，而这个遗憾将会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得他透不过气来。想到这里，他一把抓起黄国强的枪，把枪口顶在了自己的脑袋上，咬着牙说：“连长，你现在可以一枪打死我，但是我决不会离开阵地半步！我方天勇决不当熊兵！”

就在此时，前沿总指挥赵家山的望远镜，再一次从硝烟弥漫的阵地上掠过。他看到了连长黄国强手里的枪正顶在一名战士的头上。赵家山也马上认出，双手握着枪管的兵，正是刚才那名作战十分英勇的战士。赵家山虽然不明白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但是他对黄国强这位标兵连长，还是十分信任的。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他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黄国强抬起腿把方天勇蹬开，扯回了自己的冲锋枪，狠狠地看了方天勇一眼，翻身跃起趴在弹坑边上寻找目标，继续作战。方天勇也从地上翻身跃起，并排挨着黄国强一起开枪射击。

指挥部里举着望远镜的赵家山，嘟囔了一句：“这两个小子，在搞什么名堂？”说完抬手看了一眼手表，回头大声说：“给我问一下这三个连长，还能不能干了，怎么打得这么拖沓。按原定的作战方案，可不是现在这个进程啊。”

黄国强把头从弹坑里慢慢地伸出来，已经让怒火烧红的眼睛，狠狠地盯着那片有重机枪在响的树林。忽然树林的另一侧传来更加急密的枪声。黄国强把拳头狠砸在冰冻的土地上，他知道现在二号连队进行了迂回包抄。黄国强忙向着身后方伸出胳膊，向时刻都在观望着他的通信员，发出了往前推进的信号。通信员马上用最快的速度，把黄国强的命令向各排长通报。

树林里传来了几声剧烈的爆炸声，随即浓烟四起，烈焰翻腾，刚才还在乱叫的重机枪顿时变哑了。黄国强马上从弹坑里跳起来，向着树林方向快速地跃进。方天勇看到连长往前冲去，也忙从弹坑里蹦出来，跟在了黄国强的右后侧。刚才还有些莽撞的方天勇，在经历了终生难忘的这一幕，好像在瞬间变得冷静与成熟了许多。所以他下定决心，不但不下战场，而且还要一直跟在连长的身边。黄国强纵身又跳进一处弹坑进行观望，方天勇也随即跟着跳了进来。黄国强就像是身边没有方天勇这个人一样，一直没有再看他一眼。